

燕垒生◎著

道者
无心
海内篇 II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道士也是人啊。
喝酒吃肉赚银子有什么？
我是火居道士
还能娶妻
小道士
无心的幸福生活
草根 | 英雄 | 乱世 | 斗法
【天行健】作者燕垒生得意之作
有符咒 有妖孽 有金佛 还有外国老婆！

道者

无 心

海內篇

II



重慶出版集團 © 重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者无心·海内篇Ⅱ/燕垒生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
2009.1

ISBN 978-7-229-00212-1

I.海… II.燕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4033 号

道者无心·海内篇Ⅱ

DAO ZHE WU XIN HAI NEI PIAN II

燕垒生 著

出 版 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陈红兵 朱子文

责任校对:何建云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00mm×1 000mm 1/32 印张:8 字数:164 千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20 000 册

ISBN 978-7-229-00212-1

定价:12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1

卷丙 [斩鬼录]

117

卷丁 [搜神录]

247

后记

卷丙
斬鬼錄

〈一〉 雨夜灵柩

“只是这人真会上这个当吗？”

宗真看着面前的油灯，灯后的那人隐没在一片黑暗中。他道：“此人甚是贪财，要他押送一万两白银，他一定争着要去。”

那人想了想，道：“人非圣贤，若是他见财起意，岂不是反而害了他？”

宗真微微一笑：“此人虽然贪财好色，但一诺千金，绝不会言而无信的，我相信他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只是老衲以为，如此以诈术欺人，不免有失佛门慈悲之意。”

那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也只有如此，否则生灵涂炭，大师难道就忍心吗？六神其中之一既然已为此人收服，他自是有缘人，不度他，又度谁？”

这时一阵风吹过，灯火被逼得缩成一点，屋中越发暗淡。宗真轻轻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“那神奴真的如此可怕？”

那人忽然打了个寒战，目光突得极其茫然，轻声道：“贫僧听师叔说过，神奴来自极西蛮荒之地，与其余五神大不相同，一旦突破禁咒出来，只怕天下将成地狱。”停了一会儿，那人又低低地道：“六神如今俱已现身，可究竟是谁在背后主持，我等还是茫然不知。一旦六神聚齐，蚩尤碑重现天日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

宗真眼中神光一闪，喃喃道：“天道叵测，吾辈只尽心力便是。”

雨下得很大。

在这个季节里原本不该有这么大的雨，马加利修士拿起烛台，正走上楼时，眼角看到窗外的雨景，心中突然有一种惶惑。在这个距离佛罗伦萨足有万里之遥的东方古城里，即使有上帝的荣光照耀，他心中仍然感到一阵寂寞。

主啊，请宽恕我。

他看着墙上的十字架，不由画了个十字。

门外，突然传来一声马嘶，马加利修士的手一颤，一滴烛泪滴在手背，只觉一阵钻心的疼痛。他推开门，拿着靠在门边的油纸伞走了出去。

院子不大，当中是一座圣母像，地上开满了雏菊。这种故乡常见的花在这极东之地居然长得比在佛罗伦萨更茂盛，苍白的小花烟雾一样几乎将地面都遮住了，簇拥在圣母的脚边，像是……死者未散的灵魂。

他摇了摇头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不祥的联想。

他踩着地上的积水走到院子前，用力拉开铁门。门有些锈了，发出了一阵让人牙酸的“吱呀”声，外面是辆黑色的马车，门一开，马车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进来。

这马车也并不大，赶车的人穿着一件大蓑衣，几乎连面目都包裹在里面。这人把车赶进院子里，马上跳下车，道：“马加利修士，上帝保佑你。”

这是久违的意大利口音。马加利修士只觉眼前一阵晕眩，左手不由自主地握了握胸前的十字架。那个银质十字架擦得雪亮，被雨打湿了更显冰冷。他把铁门关上，道：“是卡西诺修士吗？”

那人捋了把脸上的雨水，露出额前一绺金发。在黑暗中，那

人一双碧绿的眼珠灼灼有光。他点了点头道：“是我。快帮我把车后的东西抬进去。”

卡西诺修士把马赶到门边，自己进了车厢，从里面推着一个大木箱出来。马加利修士扶住木箱，只觉入手沉重如铁，他道：“那是什么？真重。”

黑暗中，传来卡西诺修士低沉的声音：“灵柩。这许多年，终于被我追到他了。”

马加利修士只觉嘴里一阵发干，干得连半点唾沫也没有。沉默了好一阵，他才道：“里面是谁？”

卡西诺没有回答，只是道：“那人来了没有？”

马加利一怔，道：“是谁？”如今刺桐城里信徒凋零，平时三一寺中根本没什么人来了，他也不知卡西诺说的是什么人。

卡西诺看了看外面，雨仍然很大，屋檐下，檐溜淌成了一条线。他想了想，低低地道：“先抬进去再说。”

那是具棺材。只不过这不是中国人用的那种四边形的棺材，而是故乡那种六边形式样。两个人抬着这具灵柩，一言不发地走进三一寺。

这座三一寺位于刺桐城鲤珠湖之南，过去属于景教徒，大德三年才由孟高维诺主教收归圣方济各会。极盛之时，刺桐城的信徒有六千之众，每到礼拜日，从三一寺里传出的风琴声几乎可以覆盖半个城市。马加利修士初到刺桐城时，看到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信徒，几乎要惊呆了。

这是上帝的荣耀。他那时想着。可那时他也想不到这荣耀像是水上的泡沫，转瞬间就消失无迹。不过几十年，现在每次做礼拜的只有十来个人，且大多是些老人，与当时的盛况已不可同

日而语。当初传教时,教徒不是蒙古人便是色目人,可大元朝太平了不过数十年就已风雨飘摇,刺桐城里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越来越少,当真始料未及。

上帝真的已离弃了我们?马加利修士抬着那具灵柩,心里还是茫然不知所措。仿佛走在一片浓雾中,每踏出一步都战战兢兢,即使踏上的是块坚实的土地,可谁知道前面究竟是坦途还是万丈深渊。

窗外又是一道闪电,映得四处一片惨白。窗子早已破损,一直没能修缮,雨水从窗子里飘进来,地上也打湿了一片。马加利修士突然觉得指尖传来一阵颤动,他急道:“卡西诺修士,你不要晃啊。”

卡西诺修士走在前面,突然身子一震,猛地站住了。马加利修士一阵心慌,也站定了,卡西诺修士转过头道:“你……你真觉得在晃动?”

他的脸白得几乎不像个活人。他的颧骨原本很高,在脸颊上投下一片阴影,一缕金黄色的头发湿漉漉地搭下来,好像在这短短一瞬间老了十几岁。马加利修士看着这具灵柩,打了个寒战道:“你没有晃?”

“放下!”

卡西诺修士不由分说,把灵柩放在了地上。灵柩压在地上时发出了“咣”的一声,这时一声闷雷滚过,好像连这雷声也是灵柩发出的。马加利修士只觉身上一阵刺骨的寒意,他低声道:“有什么不对吗?”

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
卡西诺修士一把把蓑衣脱了下来,他里面仍然穿着黑色的

修士袍，修士袍被雨水打湿了贴在身上，显得形销骨立。他一把抓住胸前的十字架，大声道：“马加利修士，快拿圣水！”

银十字架在他掌中那么小，却又亮得刺眼，而那灵柩放在地上后，却像是还在马车上一样不住颤动，马加利修士浑身一震，道：“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圣水！”

卡西诺修士没有理他，手上拿着十字架走到灵柩边。此时灵柩还在颤动，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要顶开棺盖冲出来，他把十字架按在灵柩盖上，喃喃地念道：“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，神啊，请保佑我们这群罪人。”

十字架放在棺盖上，灵柩一下不动了。马加利修士正端着一碗圣水过来，他小心地走到卡西诺修士跟前，道：“卡西诺修士，那到底是什么？”

卡西诺修士右手仍抓着十字架按在棺盖上，他伸过左手接过圣水，低声道：“那是撒旦。”

他正要圣水浇在棺盖上，手中的十字架突然像烧红的铁块一样发亮，卡西诺修士嘴里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叫声，身子一晃，手中的十字架也扔了出去。

马加利修士吃了一惊，他扶住卡西诺修士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抓住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抓住！”

卡西诺修士因为疼痛，身体也像一只虫子一样蜷缩起来。他的右手掌心出现了一个十字形的印迹，像是被烧红的铁块烙出来的，伤口发黑，深入肌里。那碗圣水还放在灵柩上，被震得不住跳动，里面的水不时漾出来，滴在棺盖上时又一下化成了白汽，如同滴在一口烧得滚烫的锅子里。马加利修士咬了咬牙，也

抓起胸前的十字架，喃喃地道：“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……”

他还不曾念完，耳边突然听得“嚓”一声，一只手穿破棺盖伸了出来。灵柩是用很厚的杉木打制的，四周都敲着大钉，但此时却如同纸糊的一般裂开了一道口子。

那只手因为是向上伸着，袖子也掉落下去，上面布满了蚯蚓一样的青筋。卡西诺修士不曾防备，被这手一把抓住了胸前的衣服，登时拖向灵柩前。他嘴里发出了惨叫，嘶声道：“马加利修士，救救我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！快把圣光拿来！”

马加利修士惊得目瞪口呆，怔了怔，急冲到龛前，伸手在圣像后去开一扇小门。门上的锁因为年久都已锈蚀，他拧了半天才算打开，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圣光。圣光是也里可温教的寻常法器，只是这具圣光不同寻常，在三一寺里已藏了数十年，马加利也没想到会有重新取出来的一天。此时卡西诺修士已经有半个身子被拖进灵柩，马加利修士见此情景，抢上前去，将圣光重重压在了棺盖上，伸手一把抓住卡西诺修士。

“砰”一声，灵柩顿时定了下来，但棺中伸出的那只手力道不减，已将卡西诺修士拖到了灵柩边。卡西诺修士的脸没入了棺盖的破口中，嘴里还在惨叫着，声音已然发闷。马加利只听得一阵碎裂声，也不知那是卡西诺的骨节还是棺盖破碎时发出的，他吓得魂飞魄散，只是拼命抓着卡西诺修士。突然手上一松，马加利猛地坐倒在地上，卡西诺重重地压在了他身上。他翻身起来，叫道：“卡西诺！卡西诺！”但马上倒吸一口凉气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卡西诺的脸仿佛被野兽咬过一样，整张脸成了一个血肉模糊的窟窿，额头的一缕金发也被血沾成了一缕。

他木然地看向那具灵柩。灵柩盖上还有一个黑洞，那手已缩了回去，从里面却传来一些啃咬的声音，像是这灵柩中有一头长着利齿的猛兽，正在咬嚼着什么。

又是一道闪电划过，院子里的圣母像瞬间投影到屋里。雨很大，石刻的圣母像依然平静祥和，圣母像脸上也不时有雨水淌下来，像是流泪。可是在马加利修士眼里，那两道泪痕一样的雨水却已成了红色。

那是血泪吧。

他双手撑地，向后挪了几步，心中却空落落的像是什么都没有。

又是一声雷。这声雷仿佛就在头顶炸响，棺顶突然一下飞了起来。这棺盖是用五寸长的长铁钉钉上的，大都的铁匠虽然都是些异教徒，但他们的手艺却显然不输于佛罗伦萨的工匠，那些铁钉上还铸着细细的螺纹，一旦钉入木头后就如浇上铁水一样牢固，可此时却一根根透出来，向四周暴射出去。

棺盖飞出，那具圣光直飞起来，还不等落地，一只手忽然伸出灵柩，一把抓住了圣光。

这只手如皓玉一般雪白，并不是方才一样的尸青色，但这种雪白却没有半点血色，几乎不像血肉之躯，倒似石头琢成的。

里面到底是什么人？马加利修士只觉得自己的牙也在打战，他摸索着胸前的十字架，喃喃地念着主祷文。此时他身上已经湿透了，但那并不是雨水，而是不由自主流出的冷汗。

一个人从灵柩中欠起身子。也许是巧合，天空中又划过一道闪电，映得三一寺一片通明，也映出了这人的模样。这人的头发火一般红，已长得披到背后，身材瘦削，抓着那具圣光看了看，

嘴角浮起一丝冷冷的笑意。

“铁希!”

即使已惊恐万状,马加利仍然失声叫了起来。

当初有七个满怀着几乎不切实际理想的年轻修士从佛罗伦萨出发,穿越数万里风涛,受教宗约翰二十二世之命来到这遥远的国度传教,渴望在这片神秘的东方土地上传播神的旨意。这几十年来,当初的理想已经像一片墙纸一样零落不堪,便是当初的七个年轻人,如今也已垂垂老矣。

铁希修士是第五年失去踪迹的。那年孟高维诺主教因为在大都修建教堂,被景教徒诬陷下狱,一时人心惶惶,铁希修士也对传教失去信心,那一年离开大都不知所踪。没想到几十年后居然又看到了他,而且依然是几十年前的模样。

难道并不是铁希?

马加利修士仍然莫名其妙,那人咧开嘴笑了笑:“马加利,好久不见。”

铁希原先是特兰斯瓦尼亚人,那地方的人眼睛都生得很细长,有些像中国人的样子。此时铁希的眼眶里两个眼珠像两点绿莹莹的烛火,看到那样的目光,马加利只觉得自己好像被浸入一个冰窟中,冷得连发抖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喃喃道:“你真是铁希?”

铁希没有回答,把圣光挂在了腰间。这具圣物对他来说,仿佛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蜡烛台。他的衣服依稀还是当初那件修士袍,只是已经破旧之极。他走到卡西诺身前,伸手扼住卡西诺的脖子,像提着个玩偶一般拎了起来,左手的尾指在卡西诺脖子上划了一下。细长尖利的指甲一下划破了卡西诺的皮肤,铁希

凑了上去，咬住了伤口。卡西诺修士死了没多久，血液仍没凝固，随着铁希的喉结上下滚动，不时有余血从他嘴角滴落。

马加利修士再也忍不住，发出了一声惨叫。鲤珠湖边很偏僻，最近的房子也有数百步之遥，在这样的雨夜里一定不会有人听到的。就算有人听到，也不会来的吧。

他连滚带爬地到了楼梯边，正要向上爬去，已听得身后铁希的脚步不紧不慢地传来。

上帝啊。他想着。上帝，救救我吧。

冰一样的手指触到了他的背心。他绝望地举起十字架，大声念着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……”

手指像是伸开了。他一阵诧异，回过头去看了看，却见铁希正用手遮在眼前，仿佛在遮挡着炽烈的阳光。马加利刚停止念诵，铁希突然闪电一般伸手，一把扼住他的咽喉。马加利只觉得自己像是落在一把巨大的铁钳中，气都喘不上来，哪里还能念出半个字。他手上的十字架拼命摇晃着，却根本碰不到铁希的身体。

上帝啊。上帝啊。

他绝望地放弃了挣扎。铁希的脸越来越近，闻得到一阵刺鼻的血腥气，马加利眼前却是眼花缭乱，看上去红红一片。那是眼珠开始充血，马上也要死了吧。

他的意志模糊成一片，人仿佛已经坠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。在黑洞尽头，仿佛有无数手臂在招摇，一片泥泞。

那就是死吗？

他的手臂也已软了下来，却听得铁希道：“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……”虽然念的是主祷文，声音中却带着一

股邪气。

〈二〉 三一寺

赫连午把伞提得高了点,另一只手摸了摸背后的鹿皮囊。

还好,雨虽大,这皮囊仍然很是干燥。

这皮囊是长圆形的,像是装了个竹筒,一头用皮绳扎得紧紧的。那是他的剑囊,作为哀牢山赫连神剑家的嫡系传人,这剑囊实在比他的性命还重要。这儿不比哀牢山,在家时出门便是莽莽苍苍的崇山峻岭,有时在山道上走一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,根本用不着担心。这儿来来往往的都是人,即使是这样的雨夜,路上还是时而有人和他擦肩而过。

赫连神剑一族僻处天南,和中原少有来往,本是大夏皇族后裔,自隋唐一统,赫连氏举族南迁,再无逐鹿中原的雄心,却在剑道上精益求精。名声虽然也不是如何响亮,但见识过他们一门剑术的人都大为咋舌,无不佩服。

赫连午是这一门第二代的子弟,这一次他奉了门主之命,向东海洗心岛的岛主送一些山货。东海洗心岛张氏一族的洗心剑原先在中原大为有名,是中原七大剑派之一,后来不知为何退出了七大剑派,连知道的人都越来越少。这一代的岛主张仲炎久居海上,也没有什么在剑道上与诸家争雄的野心,却不知为何生了个闲云野鹤的性子,生平最喜云游四方,一年总有大半年不在岛上。二十余年前张仲炎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云南大理景致绝佳,一骑一剑南游而来,结果因为避雨在山中迷了路,碰到了现今的赫连神剑宗主赫连于逢。那时赫连于逢年纪也还甚轻,与

张仲炎二人抵足论剑，相见恨晚，虽然两人相隔万里，再见也难，但每年都要派门下弟子前去问安。洗心岛送来的是海产，赫连于逢投桃报李，回报的自然是一些山珍了。这次让赫连午送去的是些风干朱狸掌。朱狸长得像猫，以水果为生，身上的肉又酸又涩，但四只脚掌却肥厚鲜美异常，较诸东北梅花熊掌犹多三分清香，是哀牢山的名产，张仲炎那一次去云南尝了一次，赞不绝口。只是朱狸极为难得，一只脚掌也不大，难以大快朵颐。赫连于逢早有驯养朱狸之意，今年方始成功，便想起老友的这个愿望，恰好赫连午很想去中原游历一番，便命这个最心爱的弟子带上二十个朱狸掌前去。这朱狸掌虽有异味，不知之人只道那是猫爪，也看不出名堂来，不必担心旁人抢夺。倒是背在背上的剑囊看上去像是封银两，若是那些心怀不轨之人认差了，也是一场无妄之灾。

虽然路上寂寂无人，赫连午心中却有些担心。他还是第一次到中原来，师父说中原人心思狡猾，多不可信，所以他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显露武功。这一路遇店投宿，虽不曾遇到什么骗子手，但他担惊受怕得也够了，此时虽见不到一个人影，却是杯弓蛇影，风声鹤唳，似乎每棵树后都有个打闷棍的躲着。

雨点不断打在伞面上，宽大的油纸伞越发沉重。赫连午急急走着，皮靴上也沾满了泥土。早上坐海船回大陆时，本来计划好晚上在刺桐住店，可是没想到因为有海贼入侵，刺桐的港口居然封了，只好在偏僻之处靠岸，偏生又遇上这场大雨，这个计划全都被打乱。下船之处只是个小渔村，连马车都雇不到，以至于到现在还不曾赶到刺桐城里。

起了一阵风，雨从伞下被吹了进来，衣服下摆已被打湿了，